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九十五回 鐵旗山老道賜寶 銀瓶洞酒鬼復仇

四豔自誇法寶厲害，破之無人，只待三緘來至柳眉山前，安排捕虎擒龍之計。三緘師徒在亭住了一夕，次日又復重進。行約廿餘里，遙見一山高聳，直透雲際。山下紫、綠二色瘴氣飄蕩，時隱時現，時高時下，飛騰不定。三緘謂狐疑曰：「前面如此奇異，恐有妖物阻吾征車。」狐疑曰：「妖物所居，必生黑霧。今而入目者，乃紫、綠祥光，當是仙真，而非妖物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妖物不一，豈可執一格以相繩？」狐疑曰：「如是，且向前途視之。」無何，來至柳眉山下，紫、綠二色愈見飛騰。三緘師徒不知四豔設陣在此，齊入陣內。極目視去，盡屬美女，穿紅服紫，喜笑來迎，順掩橫遮，不堪其擾。忙恃斬妖寶劍，衝出此門。

轉過門來，又是一群美嬌，阻著去路。仍揮以劍，繞門而過。

正遇豔情在陣，將旗搖動，紛紛美女各執柔腸一副，多端獻媚，令人骨節皆酥。三緘見得如此迷人，疾聲吼曰：「爾諸弟子各運玄功，休為美豔所迷。」大振精神，衝出此門之外，復被豔心阻定。舉旗一搖，無數美女各持入心錐，一擁上前，將師徒圍著。三緘舉劍揮之不動，力已餒矣，盡皆席地而坐。美女喜甚，相偎相傍。有坐於師徒之膝者，有摟抱師徒而巧說春情者，有靠師徒之面而以唇相接者。師徒是時目眩神馳，幾為入心錐所制。三緘復又吼曰：「野妖休得如此！」舉劍亂揮，美女不能支持。看看揮開，方欲外逃，忽紫、綠二色瘴氣密布，竟將師徒圍繞在內。一種脂粉之氣，沁人肺腑。三緘師徒急欲衝出，不料剛移步履，齊墜深坑。坑內女娘現出百般媚態，或現垂頭嫩乳，或現櫻桃小口，或現寸許金蓮，群向師徒以求配偶。嬌音婉轉，豐致可人。當是時也，三緘弟子有能駕妖風者，只想逃出此坑。誰知風車愈高，側坑愈深，不能越之而遁。三緘師徒遂困於是焉。

且說鐵旗山鐵面洞裡有一老道，道號「硬心」，修煉其間數千年矣。大道成後，惜少外功。一日在外閒遊，遙視柳眉山紅紅綠綠，豔色迷人。默會片時，驚而言曰：「虛無子脫化三緘，闖道人間，道果將成，雲遊天下，以積外善。今被四豔困著，欲出不能。吾不救之，恐求為色坑死矣。」於是催動雲車，直向柳眉山而來，攻打入陣。豔冶曰：「何方野道，敢破吾陣耶？」硬心道人曰：「三緘奉命上天，闡明大道。爾等何敢上傲天律？吾特來此幫破是陣，以衛三緘。」豔冶曰：「吾設此陣者，是仇復昔日也。與爾無干，爾何必勉強出頭，結茲仇恨？」硬心老道也不答話，暗在懷內取出鐵坨一個，與人心相似，向陣拋入。霎時毫光萬道，一起一落，將美女盡行擊斃，僅逃脫了四豔焉。

硬心道人將陣破後，提出三緘師徒，而謂之曰：「爾在此地候吾一刻，吾去收了四豔，再來與爾相晤。」言罷，向四豔敗路乘雲追去，以除色根。四豔曰：「吾陣為爾所破，救得三緘足矣，爾又逐吾何意？」硬心道人曰：「吾欲誅爾，以免後世俗子僧道為爾害之。」四豔曰：「天若留吾也，吾不被爾所喪；天不留吾也，吾乃為爾所誅。」硬心道人曰：「吾誓必誅爾。」四豔怒，各持雙劍，並力相鬥。久之，四豔力怯，將為硬心老道所擒。忽聞空中有人言曰：「硬心道人休下毒手，天特留此四豔，以為人世生子承宗。」硬心道人曰：「留之反為人害，不若誅之。」空中又曰：「貪之者乃受其害，不貪者彼不敢強為人害也。」硬心道人聞得此言，播轉雲車，仍墜於柳眉山下。三緘拜謝曰：「今蒙仙真救吾師徒，未審用何寶物？祈為吾贈，以防後日。」硬心道人曰：「吾寶乃心煉成。四豔排斯大陣，非此莫破。知爾師徒前途尚有所遇，故來傳爾硬心寶貝一團。」三緘欣然用手去接，硬心道人曰：「此寶要煉之，自己各煉一硬心寶物於胸內，自使豔陣不能迷之。」三緘曰：「陣主收乎？」硬心道人曰：「未也，天特留之，以為人世生子接嗣，不知以往又迷及多少人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多承指示，傳以硬心法寶。」

大道成日，自然來洞一謝仙真也。」言畢再拜。硬心道人乘雲向空，冉冉而去。

三緘師徒復向他方雲遊。狐疑在途謂其師曰：「四豔陣中厲害如斯，勝於他陣多矣。」三緘曰：「他陣各持法寶，惟此豔妖，專以媚態迷人，入陣必喪。」狐疑曰：「陣內毫無軍器，何能喪人耶？」三緘曰：「是四豔也，能盜人至寶。不但壽長者貪此短命；即僧道貪之，道不能成；君王貪之，亦傾城國。」

雖無軍器，較之有軍器者為更甚。二次遇此，宜破以硬心寶焉。」狐疑曰：「吾輩復遇，固破之有寶，然生靈至眾，安得人人盡能以硬心破此色障？」三緘曰：「惜乎四豔逃竄。如於陣破時，被硬心道人以慧劍斬之，斯無慮於天下後世矣。師徒言辯四豔不已。」

卻說四豔為硬心老道追逐，未克擒殺，飄飄蕩蕩，來在銀瓶洞前，遇著酒魔。酒魔詢曰：「爾等為何如斯慌竄？」四豔曰：「為敗陣歸來，無有所依，故倉皇乃爾。」酒魔曰：「爾與何人決戰耶？」四豔曰：「三緘耳。」酒魔曰：「三緘為誰？」四豔曰：「三緘乃虛無子所化，闡大道於當世者。彼前游神四境，與吾姊妹結下深仇。今思報之，不意又遇一道名硬心仙子，將陣打破，幾被誅戮。吾等計議，此生此世不能壞三緘之道，願於沒後轉為女身，作一敗道渠魁，其心方遂。」酒魔曰：「如是，爾所言三緘者，亦與吾有舊隙也。」四豔曰：「爾之舊隙安在？」酒魔曰：「吾於三緘投生時，得遇大石下。吾願學道，彼不樂授。當與力戰，使下千尋酒海。殊意虛無子化為巨甕千百，破吾大陣。至今思及此仇，急欲復焉。但不知其人現在何處？」四豔曰：「歷此不遠。爾乘風車空際視之，有數十道士、道姑奔走在途者，即是也。」四豔言畢，化一紫綠飛虹，墜向人間，不知所往。酒魔乘風空際，果見三緘師徒陸續而行，急於前途設下酒陣以待。

三緘師徒行了二日，越過撐天嶺。由嶺直下，見得一派平地，高插酒帘，或青或紅，或白或綠，飄搖於市，恍如千百蚊蝶飛舞雲間。及近市廛，一股洞庭春氣隨風飄至。道根淺者，莫不得氣思飲。三緘師徒方入市去，兩旁呼宿聲聲。三緘曰：「此地旅舍頗多，須尋一僻靜處以為棲止。」遂由大街內曲折而來。大街過餘，露一深巷，內有旅舍，精華可愛。師徒入，旅主導至廳堂，各與一巨觥三緘以為茗也，捧而食之，酒氣逼人。三緘曰：「吾等道中之士，原與酒絕，但求茗與粟而已矣。」旅主曰：「吾市後巷前街，售酒為業，並無茗粟。凡屬商賈以及僧道士庶，居於此者皆以酒為茗粟，酒之外一無所有焉。」三緘曰：「果爾，吾等借宿一夕，滴酒不飲，明日速行。」旅主曰：「如不飲酒，每人千金一宿。能飲者，一瓶一甕，隨價而與，棲止用費，所不索之。」三緘曰：「爾地何甚不情？」旅主曰：「如何？」三緘曰：「酒帘高插，不過以張售酒之名。」

飲者沽之，不飲者任之，為甚價索不飲更倍於飲者，非不情乎？」旅主怒目曰：「前日來一巨宦，不飲吾酒，吾尚扭耳相灌，何況爾一小道士哉？」三緘曰：「天下旅主無此橫逆。」旅主怒極，呼出數十巨漢，挽袖撩衣，各持一瓶，來扭三緘師徒。三緘見勢兇猛，取出折妖寶劍，向巨漢揮去。無如揮之之處，巨漢愈多，頃將師徒密密圍著。三緘師徒各執軍器，與巨漢鬥。鬥未片刻，外面吼聲大震，又添醉漢數百，亂罵亂打，師徒接應不及，幾為所敗。忙取飛龍瓶向空中，口奔烈火，光生滿市。東角狂風陡卷，大雨如注，霎時瓶墜於地，寂然不動。

三緘拾起，滿瓶皆酒氣噴香，心知寶瓶已為酒困。急將隱身旌取出，四方麾動，巨醉二隊漢子稍稍散去。

師徒乘隙逃出旅舍，只想另行他所。豈知行未里許，一海橫隔，萬頃茫然。剛欲轉身，早被醉漢擁至，逼墜師徒於酒海。

幸遇苞茅仙子雲遊天外，見酒氣上沖霄漢，濁霧凝結，知是酒魔佈陣，以毒闡道之士。雲頭按下，直墜海內。見三緘師徒如醉如癡，不醒人事。於是一手持巨甕，一手用車推一巨觥，與酒魔大戰。酒魔吼曰：「吾設此陣以復吾仇，野道何來，膽敢作梗？」苞茅仙子曰：「爾以吾餘涎一滴迷惑人世，庸夫破產，以及國家頹敗，皆害自爾。凡此，吾不深咎。若三緘任肩闡道，雲遊天下，勞於步履，爾不思所以衛之，反從而害之，吾不收爾，以救三緘，則正道熄而非道熾矣。」酒魔不服，上前力戰。

仙子將觥推去，酒魔倒退數武。忙以大甕拋下，巨醉漢等均被收入，而酒魔遁焉。

苞茅仙子曰：「酒魔逃去，又留一迷人之具於天下矣。」將甕收轉，來視三緘師徒，都為酒迷。當在身旁取數粒仙丹，擲諸泉水，掬之以灌，一飲而蘇。三緘起見仙子而拜謝曰：「此係何妖？如是厲害。」仙子曰：「酒魔也。」三緘曰：「仙子靈丹解酒，

何如斯之妙？」仙子曰：「吾以葛花煉成，故易去此酒毒。」三緘曰：「酒魔厲害，仙子收以何寶耶？」仙子曰：「收以推觥法耳。」三緘曰：「推觥之法如何收得酒魔？」仙子曰：「不怕酒多如海，只要善能推觥如見一觥，便飲一觥，安有不墜酒海者？」三緘曰：「誠哉，是言也！然承恩救吾，須留仙名，以好銘諸肺腑。」仙子曰：「吾苞茅仙子也。爾道將成，尚有磨折未滿。每遇大難時，自有仙真為爾解釋。吾言若此，爾宜慎重前途。」舉塵一揮，足下雲生，騰空而去。